

世 界 經 濟

與

帝 國 主 義

布 哈 林 著 楊 伯 愷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版

1 9 3 4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 哈 林 著

楊 伯 愷 釋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1 9 3 4

序

布哈林所研究的這個题目的重要性和現實性，是無需特別說明的。帝國主義的問題，不單是最主要的諸問題之一，而且可以說是在研究近代資本主義諸種轉形的這個經濟科學的領域內最主要的問題。凡是不特關心於經濟學而且關心於現代社會生活其他一切問題的人們，對於著者根據最近的材料，廣為蒐集的事實的認識，都有絕對的必要。假使我們不把帝國主義的性質之整個的究明作為基礎，則於現刻的戰爭，無論是在政治的觀點上或經濟的觀點上，均不能下一具體的歷史的

判斷。若是使用其他的方法，就會不能理解數十年來所發生的經濟狀態和外交狀態，因此，要想正確地判斷這個戰爭，那就未免滑稽了。若是說，對於戰爭之具體的歷史的判斷，提供出稱心於或便利於一國支配階級的細微事件之武斷的選擇，或日常政治事件中所揭出的外交“記錄”的選擇等等，就是所謂“科學的”方法，這依照那把這問題內一般的近代科學之需要表現得最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就僅可付之一笑罷了。例如蒲列哈諾夫，拏幾件對於布里基喀威奇（Pourichkévitich）與對於米留可夫（Milioukov）一樣合意的瑣碎事件的分析，去代替——我說——今日已經高度發達的，爛熟的而且超過爛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總體的帝國主義的特徵及本質的諸傾向之分析，無怪其早已把馬克思主義完完全全地忘掉了。並且，帝國主義的科學的概念在他看來，不過是可以給上記兩個彼此站在完全相同的階級地盤之上的帝國主義者，作為對付他們的競爭者，敵手，對

頭的謾罵之詞而已！像我們現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這樣容易地忘却從前的宣言，這樣輕率地違反自己的原則，這樣毫無難色地推翻自己所信奉的哲理，背棄最莊嚴的預約和決議的時代，那原是一點也不足奇怪的。

布哈林這本書的科學價值，就在於他把關聯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之主要的諸事實，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去檢討的這一點。原來，在歐洲諸先進國之內，封建主義剛被完全克服了的時候，曾經有過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時代：當時，資本主義，在尚未被占領的廣大地域之上，在尚未以決定的形式被捲入資本主義的漩渦的國家之內，能夠以一個“和平的”擴張，比較上頗為平穩地正規地發展下去。的確，就是在這個時代，大約的界限是在一八七一年與一九一四年之間，“和平的”資本主義，創出了離開眞眞的和平非常遙遠的生活狀態：國外戰爭與階級鬥爭。這個時代，對於先進國的人口之十分之九，

對於殖民地與後進國的億兆人類，並不是“和平”的時代，而是不知所底的可怕的壓迫，痛苦與恐怖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一往不返地過去了：接着到來的時代，就是以騷亂來表現的，比較上更加震撼的狂暴的時代，是一個破裂與衝突的時代，在這時代，成為大眾的典型的，再也不是“無限的恐怖”而是一個“恐怖中的極點。”

極端重要的，是在此地注意這個轉變專是由於資本主義及一般的商品生產最深刻最主要的諸傾向之直接的發展，擴大與延伸而發生的結果。交換增加着，大生產發展着，這就是通過若干世紀，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極其顯明的諸傾向。然而，到了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到了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二十世紀之初期所已達到的階段，商業的活動，遂造成經濟關係之國際化與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至於達到獨占取得自由競爭而代之的地步。這時成為典型的東西，早已不是在一國之內或諸國之間行着“自由”競爭的那些企業而是

企業者的新地加，獨占者的托拉斯了。現在的“權威者”，已經是金融資本，是特別活動而且富於彈性的金融資本，其脈絡，在每一國內與在世界的範圍之內，都是縱橫交錯着的，牠是匿名的，是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是特別易於集中而且已經極端集中了的。因為數百個百萬，萬萬的巨富，在他們的手中，實際地掌握着現刻的整個世界的命運。

若我們在抽象中，理論地推論，或者會要得着考茨基所已達到的——由稍微不同的路線，但仍舊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這結論，即是說資本巨頭的國際結合造成單一的托拉斯，而分散在各國的金融資本之對抗和爭鬥，當以統一於國際的規模之內金融資本之構成而告其結束，這樣的日子，已經是相去不很遠了。這與十九世紀之末，我們的斯特魯夫主義者 (Strouvistes) 與“經濟主義者”所已做到的結論，完全是一致的，是一樣的武斷，單純，謬誤。他們看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估量這是要在俄國

占取必然的勝利的，因之引出種種的結論來：或者引出辯護的結論（他們屈服於資本主義之前，與資本主義妥協，拏對於資本主義的讚美去代替鬥爭）；或者引出放棄政治的結論（或否定政治，或否定政治的意義，或否定政治的騷擾的蓋然性而為“經濟主義者”特有的謬誤）；或者信奉純粹的罷工說（這即是把部分的罷工運動奉若神明的“總罷工”，被推到極端以至於忘掉或忽視其他的諸鬥爭方法的理論，鼓吹利用罷工，且只利用罷工，就能從資本主直接“飛躍”而取得對於資本的勝利）。某些徵驗，指示出：資本主義，比較自由競爭的小資產階級的“天堂”，具有不可否認的進步性這個事實，以及帝國主義宿命的必然性，和帝國主義，在世界先進諸國內，對於“和平的”資本主義之決定勝利這個事實，在今日政治程序之決定上或非政治的理論上，都能造成各種各式的謬誤。

特別是在考茨基，其與馬克思主義分明地訣別表現，不是由於政治的否定或忽視，不是由於

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繁多的政治的糾紛，騷亂和變革之上的一個“飛躍”，也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辯護，而是由於一個“和平的”資本主義的意想。和平的資本主義，已經被毫無一點和平而偏偏充滿了好戰的，禍殃的帝國主義所代替了，這使考茨基不能不承認，因為一九〇九年，在他的專論這個問題的着書內，他已經認識這件事了；（註一）在該書裏面，算是他以馬克思主義者，聰明地推斷出原則上之結論的最後一次。然而，假使人們不能一味坦率單純而且粗魯地去夢想由帝國主義復歸於“和平的”資本主義，那麼，能否給與這些夢想，一言以蔽之，小資產階級的夢想，以關於“和平的超帝國主義”全然天真的冥想的形式呢？若是民族的諸帝國主義（更正確些說，分為各國別的帝國主義）的國際結合，稱為“超帝國主義”，若是想到這個超帝國主義“能夠”把那些譬如戰爭，政治騷亂等等使小資產階級深感不快而且憤慨痛惡的糾紛除去，

（註一）指考茨基的小冊子“到權力之路。”

那麼，人們爲什麼不會拋開現實，即拋開招來最大的衝突禍殃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去夢想比較的和
平，比較的少衝突且比較的少禍殃的“超帝國主義”呢？爲什麼，不能拋開由那久在歐洲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兇暴的’提出且已經提出了最嚴重的問題，去夢想着這個時代恐不久就會過去了，或者在這以後，容許盼望一個比較和平而無需“兇暴的”戰術的“超帝國主義”時代之到來呢？這恰恰就是考茨基的說法。在他看來，“這個資本主義的新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是可以從理論上去體會的”，不過，“這階段是否能夠實現，那就還沒有解答這個問題的充分的前提了。”（註二）

9 在這樣一個傾向裏面，即在忽略現存的帝國主義而退入於所謂“超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的空想之中的這種意志裏面，早已沒有一點馬克思主

（註二） 伊里奇，在這裏，引用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Neue zeit 第五號內考茨基的論文：Zwei Schriften zum Unternon.

義的影子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學說之內只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即其發明者，亦不能保證其實現的可能性的新階段——才有價值；至於在現階段內，本當給我們提供馬克思主義，他却偏偏提供以鈍化矛盾爲目的的小資產階級的而且很反動的傾向。考茨基曾經答應，在嚴重的衝突與破裂的時期——一九〇九年，當他寫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時，他所不能不預先料及而且明白地看出來的時期——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當這時期，已經是絕對無疑地到來了的時候，考茨基却限於要在一個未來的時代，將永遠不會到來的超帝國主義的時代，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總之，照他這樣既不是在現刻，不是在現實的條件之下，不是在我們生活着的時代，而是在另外一個時代去做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只要他高興，無時不可以答應的！信託的馬克思主義，預約的馬克思主義，明日的馬克思主義！即是小資產階級與機會主義的理論——不，不單單是個理論——帶有鈍

化今日的矛盾對立之目的。原來，在現時這樣廣爲流傳的國際主義之中，是有些東西存在的。這即是我們知道那些熱心的——啊！很熱心的！——國際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者，謳歌敵人的陣營內的國際主義的一切表現，不過處處是要把在他們本國的與在他們的“同盟國”國際主義除外；這即是我們知道的那些謳歌德謨克拉西的人們……當那不過是“聯盟國”的一種不兌現的預約時候；這即是那些拚命鼓吹“民族自決”的人們，不過，他們的民族自決，是要把些依附於強國的民族除外，對於這強國，原是具有寬大同情者之榮譽的！……一句說完，在那裏，就是有許許多多流行的偽善之一種。

在帝國主義之後，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即可以從抽象上去體會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是我們能夠否認的嗎？不，我們很可以理論地去想像這樣一個階段的。不過，倘若固執這個觀念，即不免成爲幻想將來比較不緊急的問題而忽視現實最緊要的任務的機會主義者。這即是，在理論上，不掣

現實的發展做基礎，偏故意與牠離開而耽於夢想的意思。自然，事態的發展，傾向於單一的，世界的，毫無例外地包含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之構成，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種發展是要在如此的許多情形之下完成的，即在那尚未達到世界的唯一托拉斯的創造以前，尚未達到所有國民的金融資本融合成世界的“超帝國主義”以前，須經過許多矛盾，衝突和混亂——這些不只是經濟的，並且是政治的和民族的等等——才能完成，然而在這完成之前，帝國主義必然會崩潰而資本主義將轉變成它的反對物。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 伊里奇

目 次

序

第一篇 世界經濟與資本國際化的過程

第一章 世界經濟的概念

一、作爲世界經濟問題的帝國主義。 二、作爲社會分業之特殊現象的國際分業。 三、國際分業之自然的及社會的諸條件。 四、作爲必然的且正規的現象之生產品的國際貿易。 五、商品的世界市場。 六、金融資本的世界市場。 七、作爲生產諸關係之體系的世界經

濟。 八、生產諸關係之確立的諸形態。 九、一般的社會經濟與世界經濟（關係於經濟主體的問題）。

第二章 世界經濟的發達

一、世界經濟之外延及內包的擴大。 二、世界經濟生產力的擴大。技術。 三、煤炭，鐵礦。銑鐵，銅，金等的開採。 四、其他諸生產品的生產。 五、運輸業，即鐵道及海運，電信與海底電線。 六、外國貿易的發達。 七、移民。 八、資本的流通及外國企業的金融支配（工業的各管理公司與銀行的活動）。

第三章 世界經濟的組織形態

一、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的構造。 二、國際新地加。 三、國際托拉斯。 四、國際銀行新地加。 五、國際的資本主義組織之性質。 六、經濟生活及資本主義利害之國際化。

第二篇 世界經濟與資本國家化的過程

第四章 國民經濟的內部構造與關稅政策

一、作爲世界經濟聯繫之分枝的“國民經濟。”
二、獨占的發達。加得爾與托拉斯。 三、垂直的集積。綜和企業的聯合。 四、銀行的任務與資本之金融資本化。 五、銀行與垂直的集積。 六、國家企業與地方團體企業。 七、總體制。 八、金融資本的關稅政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第五章 世界市場和販賣諸條件的變化

一、大量生產與國境外的膨脹。 二、在經濟構造各相差異的諸國間的交易之中，價格的

形成與利潤的形成。 三、列強的殖民政策與世界的瓜分。 四、列強的關稅政策與銷路。 五、世界市場內競爭之劇烈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第六章 諸原料的世界市場與購買原料的諸條之變化

一、社會生產的不均衡。 二、土地獨占的所有與工業農業間不均衡的增大。 三、原料的騰貴與原料市場的縮小。 四、在原料市場上競爭的激烈化與資本主義的膨脹。

第七章 資本的世界流通及國際聯繫內經濟形態的變化

一、資本的過剩生產與過剩生產的增大。 二、資本輸出的諸原動力。 三、加得爾與資本輸出。 四、資本輸出與借款。 五、資本輸出與通商條約。 六、資本輸出與商品輸出。